



左图：
(左)贺友直作品《时迁偷鸡》。
(右)陈佩秋作品《阅香幽篁》。

更是对个人操守的坚持，在今天一切向钱看的环境下，贺友直的执著、倔强，是多么值得令人尊敬。

事实上，贺友直并非不能画中国画，他的《白光》《小二黑结婚》，都是运用水墨大写意技法创作而成的精品之作。因此，问题的关键并非技法，而是内容。这也牵涉到了连环画艺术的局限性。贺老曾经谈起过这一问题，连环画之所以缺乏生命力，很大的因素就在于此，它缺乏原创性，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技法，国画可以，油画也可以，素描可以，线描亦可以……不仅如此，所有的创作都要依靠脚本，无法脱离故事内容独立成幅。因此，可以说贺友直所面临的困境，恰恰就是连环画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。

对于这一点，贺友直晚年越发看得通透明白，但他并不因此而放弃从事一生的线描艺术，单幅的国画无从下笔，却并不妨碍其运用纯熟精彩的线描，描绘老上海风情人

物。因此他被华君武先生戏称为“曲线救国”“起义将领”，在许多书籍、刊物上画了大量白描插图、漫画与风俗画，精彩依旧。这一切都源自于贺老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，以及长期以来生活于俗世之中的一颗大爱之心。“我们画画的人毕生追求的就是发现和区别，没有发现就没有创造，没有区别就没有独立性。跟人家一样，缠在人家队伍里，没啥意思。”一旦对自己有了清醒的认识，遇到任何不顺心的事都可以摆脱了，这也就是所谓的“知足常乐”。

贺友直的艺术，始终来自生活，真实、真切、真情，一个“真”字，令人难忘。同样具有这种真诚品质的，则是与之同年的国画大师陈佩秋先生。

青山白云，杂花生树，老干新姿，健碧缤纷…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，陈佩秋先生的绘画无疑都是独树一帜的，从重彩工笔，到泼墨写意，乃至逸笔草草，都别具风韵，表现

出她是一位独特性格的画家。熟悉她的人都知道，老人早年曾以山水为起点，上世纪50年代后专攻宋元风格的花鸟，画风浓丽秀美，格调委婉含蓄。80年代一度转向水墨大写意，并在行书、草书领域开拓创新。90年代开始，她又着力探索细笔青绿山水，并大量吸收西画光、色的表现技巧，别开生面。

无论从创作的题材还是表现的技法上来看，陈佩秋先生的书画艺术都是高华独具，绚烂辉煌的。数十年来，她细心钻研传统书画的笔墨元素，并结合西方绘画的色彩运用，为传统绘画在现代艺术发展的道路上做出了独到的诠释与定位，创出了一片新天地。她的花鸟取法两宋，用工笔双勾，赋以重彩，把中国绘画传统技法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，使这种传统技巧有了新的发展，呈现出新的特色，从早年的《天目山杜鹃》《九月海棠》到之后的《幽泉山鸟》《柳荫白鹭》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“应物象形，气韵生动”的艺术特点。而她的山水常用墨彩写意的笔调，写出淡雅简远的意境来，如果说《雪江垂钓》尚有着追摹古人的痕迹，那么到了《杂花生树》《高天春水》等作品，已然将是传统、自然与印象派色彩融为一体，浑然天成，大气磅礴。而她的书法艺术，从年轻时代临摹倪瓒几可乱真，到后来参怀素、张旭笔法而创新格，直至耄耋之年书俱老，洗净繁华，复归质朴，雍容大气……近80载的艺术探索，耕耘收获，直至晚年，陈佩秋的书画艺术光华灿烂，大气天成，开创了一代新风。

巨匠百年，艺术永存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■